

武

備

志

正備志卷二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戰國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侵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
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
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
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
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
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
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
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
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
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
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趙襄子至晉陽視城郭府庫謂張孟談曰城完矣
廩實矣無矢奈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
垣皆以荻蒿苫楚檣之其高至丈餘發之則箇箬

不退耕
則後之
遺子亦
不足敗
人謀故
曰進退
皆以圖
國

之勁也。襄子曰：矢足矣，銅少若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用之則有餘銅矣。襄子曰：善，號令已具，城守已備，三國攻三月不下，孟談旣破滅智伯，強固趙宗，廼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約謀趙，襄子懼，往見談，與之謀。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授臣，故吏以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談乃使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無恐。

爲將之本

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龐涓仕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其外尤
後著耳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
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
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
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
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
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
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

渭亦大

也 吾 鬼

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

不可謂
武備御
惡人只
須如此

鞅遣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
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之民。印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印虜之。
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

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
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
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官他。曰。告官他事可成。
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
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侯得而獻。

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椽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
傳車轆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
人得免遂奔卽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

卽墨人
亦不齊

正是敵
手

下樂毅并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卽墨人曰安平之
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
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
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
年而猶未下或譏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

英雄必
出此著

恩怨分
明非僅
使善駕
壽人也

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
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
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
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
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
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
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
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
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

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聞之，卽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

先
其
耳
切
太

元以神
坦設數
飲此計
問行

曰○吾○惟○懼○燕○人○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
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
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
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
乃○身○操○版○鍾○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
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
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
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
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

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秦圍關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阨，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

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

范雎說秦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闕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

地
係
秦
之
上
計
也

可以
不
辭
嫌
疑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于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趙楚。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兵事。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

四存宗
烈者此
是也

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
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
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
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
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
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
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
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
使平原君往受地

見
明
口
易

秦王齟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于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

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齟爲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

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坑之、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鬪、以死於趙、過見其客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

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報○其○父○
讐○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
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
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
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
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
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
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終心以
結人心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齮解圍走、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

此中有
妙處不
然便情
矣

舉多奇
策時亦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
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爲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
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秦旣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
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今復爲將。諸
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

多奇士

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秦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趙遂亡。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雖語辭
亦實語

翦謝病歸頓陽、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犇還、王怒、自至頓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忤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旣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祖中而

畢竟以
其衆故
止聲其
息歸

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
我○矣○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
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
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
郢○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
邑○

武備志卷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爲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爲燕軍所得。

眞實非
遊詞所
以能動

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往
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
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
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
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
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
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御○而

歸

後人
不及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寡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牧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爲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五年，韓信爲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漢高
度故
信先
其自
而後
警視
武心
故或
竟稱
必勝
決其
疑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
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爲人也項王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謳謳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卽剗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
其將相又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

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
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
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卽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

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
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
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
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
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
地○則○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
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
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
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
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
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
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

當時諸侯初立人無固志故此着更妙人不可不知時

若問出人雖八

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萬金無
益也

此策亦
甚淺羽
太蠢耳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
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
爲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
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
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
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燕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
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

張之
流正不
欲天下
安謐耳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與大王籌之曰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

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間，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

至要
此語

下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
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
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
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

印

何多奇
士也

楚圍榮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榮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韓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

越漢王復軍成臯。

項羽旣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
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
耳、韓信未起，卽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
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
「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
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
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
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城○臯○戒○
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
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

一言賢
于十萬
師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
皋。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
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
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
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
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
禍耳。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
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

此亦奇
士惜失
其名

武備志卷二十一

軍機

十一

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聽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韓信爲齊王，召其兵使擊楚。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脅，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
阜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
又進兵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
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
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
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漢王肯
與欲歸
哉欲待
人一勸
見已不
負約耳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

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主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其○兵○以○爭○利○愚○
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
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
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
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
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
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
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

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

今人每
說分地
言思此

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
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
散○布○遂○引○兵○西○俱○高○帝○

武備志卷二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 二終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元昊得此意

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故以示不如旃裘之
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
也○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
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
置○匈○奴○大○單○于○俱文帝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
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遣○鄼○寄○擊○趙○樂○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阨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

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懇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

兩說而
不用天
也

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
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
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
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
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
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
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漢武標
夷真天
子中英
雄也而
其略不
謀見豈
胡人無
用略也
亦記者
未詳也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景帝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

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

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

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

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

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去。

武帝

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

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于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略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

昭帝

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與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聚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卽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勿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此聞匈

奴數誘羗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羗中與相結羗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勅視諸羗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義渠安國至羗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羗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可法

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羗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羗。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社四望、歷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

豈日食
至此誠
不可解

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
擊、罕開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
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
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
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
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
也、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開
闡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
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痂、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

寇罕羗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開解仇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浸多誅之用力

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已
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
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
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
阨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
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
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千萬餘頭車數
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
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
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
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
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
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

嘉言昭昭
昭今人
不思

諒國者
不可不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
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往者舉
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
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
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
策、羗人故敢爲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旣然矣、
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交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羗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叛志、而明主
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
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
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千輩、此坐支
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
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
貪破其衆、以成羗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爲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走散、饑凍叛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
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
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在他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
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
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卽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
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
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
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
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
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
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
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俱宣帝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

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羗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歛，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可。」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願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

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
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
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
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
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廷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必不從會廷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
上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
子欲沮衆邪廷壽從之郅勒行陳合四萬
集令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行未

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單于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吏士

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俱元帝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俱成帝